



还有它们的作者的诚挚。
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德行与智力，却不敢无视那么多书本的品质，
我的看法是在读书中发端的，也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完善的。我

● 全新修订版 ● 韩石山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韩石山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 全新修订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 韩石山著. —修订本.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10034-1

I. 少… II. ①韩… III. ①鲁迅 (1881~1936) —人物研究 ②胡适 (1891~1962)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7505 号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全新修订版)

作 者 韩石山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16.75 印张 1 插页 23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034-1

定 价 32.00 元

山西临猗县人，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七〇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文学》主编，早年写小说，继而散文、随笔、评论，均有涉猎。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与人物传记写作，主要著作有《民国文人风骨》、《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张颌传》、《寻访林徽因》等。



鲁迅和胡适，后人对他们的议论可以说是不惜笔墨，洋洋洒洒。而韩石山先生的这种比较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鲁研胡研著作中，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使初版至今已六年，评论文字仍络绎不绝。当时，恐怕作者自己也未能料到。

对本书的认同基本有三点，一是材料翔实，考证有序；二是观点明确，绝不含糊；三是意犹未尽，留给读者思考空间。有这三点，本书在当今鲁研胡研界，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至于“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个说法能否让人接受，这已无碍它的流传。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策划编辑：李向晨

责任编辑：周远 李向晨

封面设计：校角  高洪亮 姚立华

新版序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本书。当时觉得真理在握，气冲斗牛，现在老了，不这么看了，觉得自己也可能是错的。

最近看到一本专为反驳我而写的书，名为《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房向东，2011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前面还有北大某教授的万字长序，名为《“反鲁英雄”韩石山、苏雪林优劣比较论》，前者说我的言论怎样的“操蛋”，反来则让它“见鬼去吧”。护法的韦驼不过尔尔，其所护之法，又能如何了得。拜读之下，又犯了心思，觉得自己很可能还是对的。

退一万步，即使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鲁迅研究既然是一种研究，也应当允许有这么一个思路，有这么一个观点，何至于到了“操蛋”且“见鬼”的地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比一家独尊好些。只能说好，不能说一个不字，叫什么都行，叫研究总觉得别扭。我的看法是在读书中发端的，也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完善的。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德行与智力，却不敢无视那么多书本的品质，还有它们的作者的诚挚。

当年书成之后，送了几家出版社，这家让删一些，那家让删一些，删了又不出，后来还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给出了。此番修订，原本想将删去的恢复过来，想想，还是免了吧，还是尽量保持原先的模样。有两三个材料，实在

不忍心舍弃,加在了书中适当的地方。有看过原书的朋友,粗略翻阅,不难发现。

原书中的一些掉字衍字,错了的人名地名,凡是看出的,都改了过来。

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给此书一个修订再版的机会。

2011年4月3日于潺湲室

原版序

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我不否认我有事先的看法。相反,我还很尊重我的事先的看法。因为它是从平日的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

但我也绝不固执事先的看法。从这点上说,我更尊重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方法。

你认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即便得出的结果与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承认这最后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

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

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潺湲室

目 录

鲁迅和胡适：同时来到历史的交叉路口 / 1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 / 1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 / 5

鲁迅的幸与不幸 / 12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 16

胡适：如今我们回来了 / 19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 19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 26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 / 31

白话文的意义和《白话文学史》的失误 / 35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 / 39

鲁迅，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 45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 / 45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 49

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 / 57

鲁迅的思想资源 / 61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 66

从撤稿事件到两大营垒的对峙 / 72

谁敢把鲁迅的稿子撤了 / 72

《我的失恋》是讽刺谁的 / 75

两大营垒的对峙 / 77

和“新月派”结仇的第一步 / 80

“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 85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 85

还得往前追溯 / 87
徐志摩的“跑野马” / 90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 / 93
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 / 99

女师大风潮中的明争 / 103

两方的阵势 / 103
法日派与英美派 / 113
鲁迅的用心与用力 / 115
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 / 121
章士钊有多少书 / 130
难说胜负的结局 / 133

“闲话事件”中的纠缠 / 144

周作人首先发难 / 144
陈西滢紧追不舍 / 150
凌叔华暗中求情 / 154
关于“剽窃”的辩驳 / 159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 / 166
闲话事件的余波 / 176
胡适来信调停 / 186

三一八惨案中的对抗 / 189

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 189
鲁迅这天在做什么 / 193
陈西滢的看法 / 196
周家兄弟的反击 / 202
现代评论派的战绩 / 208
南下：真的是向往革命吗 / 214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 223

胡适的文风 / 223
鲁迅的文风 / 236
鲁迅的社会理念 / 245
胡适的社会理念 / 250
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 / 254

鲁迅和胡适：同时来到历史的交叉路口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作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作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

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羨。此后不久，章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受到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其中陈汉章、黄侃均出自章太炎门下。尤其是黄侃视之为高足，期望甚殷。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缅怀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傅斯年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无忌惮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起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异，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

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还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

利用这个间隙，让我这从未窥过北大门墙的村儒，来谈谈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流派的变迁。

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建校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一是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一是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称雄的时期。之所以不给出精确的时间界限，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只是相对而言，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它的过渡又是从容的。大体说来，从北大创办直到民国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民国建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之后，便开始了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仍在继续着，但同时也开始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

也不是不可以给个确切的分期。北大创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就不用说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此时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门生的天下。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这种风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个北大。

于此可知，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称雄时期之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

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以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以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旧式大学堂，能历经多次巨大的时局动荡，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走上现代大学的途程，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了。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我们且将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开列如下。兼职教授不计，后面的留学国别是我加的。

文科学长	陈独秀	四十	安徽怀宁	留日
文本科教授	贺之才	三十三	湖北蒲圻	留比
文本科教授	顾兆熊	三十	京兆	留德
文本科教授	黄 节	四十一	广东顺德	未留学
文本科教授	徐宝璜	二十五	江西九江	留美
文本科教授	张相文	五十三	江苏泗阳	不详
文本科教授	叶 瀚	五十七	浙江杭县	未留学
文本科兼预科教授	朱家骅	二十六	浙江吴兴	留德
文本科兼预科教授	关应麟	四十三	广东南海	不详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 研究所主任又兼国文				
英文二门研究所教员	胡 适	二十八	安徽绩溪	留美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				
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	陈汉章	五十四	浙江象山	未留学
文本科教授兼				
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陶履恭	三十一	直隶天津	留英
文本科教授兼				
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陈大齐	三十四	浙江海盐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				
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康宝忠	三十三	陕西固城	不详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				
二门研究所教员	马叙伦	三十四	浙江杭县	留日